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九十四

林瑞翰註

晉紀十六

起著雍困敦盡重光單閼凡四年（戊子至辛卯，西元三二八年至西元三三一年）

顯宗成皇帝上之下

咸和三年

西元三二八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溫嶠入救建康，軍于尋陽①。

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，流素懦怯，將戰，食炙②不知口處，兵敗而死。丁未（二十八日），蘇峻帥祖渙、許柳等衆二萬人，濟自橫江③，登牛渚④，軍于陵口⑤。臺兵禦之，屢敗。

二月庚戌（朔），峻至蔣陵覆舟山⑥。陶回謂庾亮曰：「峻知石頭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⑦，宜伏兵邀之，可一戰擒也。」亮不從。峻果自小丹楊來，迷失道，夜行無復部分。亮聞，乃悔之。

朝士以京邑危逼，多遣家人入東⑧避難，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。

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，與侍中鍾雅帥郭默、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⑨，壺等大

敗，死傷以千數。丙辰（初七日），峻攻青溪柵，卞壺率諸軍拒擊，不能禁。峻因風縱火，燒臺省⑤及諸營寺署，一時蕩盡。壺背癰新愈，創猶未合，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。二子珍、盱隨父後，亦赴敵而死⑥。其母撫尸哭曰：「父爲忠臣，子爲孝子，夫何恨乎？」

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，與黃門侍郎周導、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。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，未及成列，士衆皆棄甲走⑦。亮與弟惲、條、翼及郭默、趙胤俱奔尋陽⑧，將行，顧謂鍾雅曰：「後事深以相委。」雅曰：「棟折榱崩⑨，誰之咎也？」亮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容復言。」亮乘小船，亂兵相剝掠。亮左右射賊，誤中樞工⑩，應弦而倒，船上咸失色欲散，亮不動，徐曰：「此手何可使著賊！」衆乃安。

峻兵入臺城，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：「至尊當御正殿，君可啓令速出。」裒即入上閤，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，導及光祿大夫陸曄、荀崧、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，以劉超爲右衛將軍，使與鍾雅、褚裒侍立左右，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。時百官奔散，殿省蕭然，峻兵旣入，叱褚裒令下，裒正立不動，呵之曰：「蘇冠軍⑪來觀至尊，軍人豈得侵逼？」由是峻兵不敢上殿，突入後宮，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，皆見掠奪。

峻兵驅役百官，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，令負擔登蔣山，裸剝士女，皆以壞席苦草自鄣，無草者坐地，以土自覆，哀號之聲，震動內外。

初，姑孰既陷，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：「觀峻之勢，必破臺城，自非戰士，不須戎服。」及臺城陷，戎服者多死，白衣者無他。

時官有布二十萬匹，金銀五千斤，錢億萬，絹數萬匹，它物稱是②。峻盡費之，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，以供御膳。

或謂鍾雅曰：「君性亮直，必不容於寇讎，盍早爲之計？」雅曰：「國亂不能匡，君危不能濟，各遁逃以求免，何以爲臣？」

丁巳（初八日），峻稱詔大赦，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③。以王導有德望，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，祖約爲侍中、太尉、尚書令、峻自爲驃騎將軍，錄尚書事，許柳爲丹楊尹，馬雄爲左衛將軍，祖渙爲驍騎將軍。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峻功，峻復以羨爲西陽王、太宰、錄尚書事④。

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⑤，冰不能禦，棄郡奔會稽⑥。至浙江，峻購之甚急，吳鈴下卒引冰入船⑦，以蘧蔭⑧覆之，吟嘯鼓柁⑨，泝流而去，每逢邏所⑩，輒以杖叩船曰：「何

處覓庾冰？庾冰正在此。」人以爲醉，不疑之，冰僅免。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。

溫嶠聞建康不守，號慟，人有候之者，悲哭相對。庾亮至尋陽，宣太后詔，以嶠爲驃騎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；又加徐州刺史鄒鑒司空。嶠曰：「今日當以滅賊爲急，未有功而先拜官，將何以示天下？」遂不受。嶠素重亮，亮雖犇敗，嶠愈推奉之，分兵給亮。

(二) 後趙大赦，改元太和。

〔考異〕晉春秋云：「勒卽帝位，改元太和。」按勒建平元年始卽帝位，今從勒載記。

(三) 三月丙子（三月己卯朔，無丙子），庾太后以憂崩。

(四) 蘇峻南屯于湖。

(五) 夏，四月，後趙將石堪攻宛，南陽太守王國降之^⑤，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，約將陳光起兵攻約，約左右閭禿貌類約，光謂爲約而擒之，約踰垣獲免，光奔後趙。

(六) 壬申（二十四日），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。

(七) 庾亮、溫嶠將起兵討蘇峻，而道路斷絕，不知建康聲聞，會南陽范汪至尋陽，言峻政令不壹，貪暴縱橫，滅亡已兆，雖疆易弱，朝廷有倒懸之急，宜時進討。嶠深納之。亮辟汪參護軍事。

亮、嶠互相推爲盟主，嶠從弟充曰：

〔考異〕晉春秋作從兄，今從晉書嶠傳。

「陶征西位重兵彊^⑥，宜共推之。」

「嶠乃遣督護王愷期詣荊州邀陶侃，與之同赴國難。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^⑤，答曰：「吾疆場外將，不敢越局^⑥。」嶠屢說不能回，乃順侃意，遣使謂之曰：「仁公^⑦且守，僕當先下。」使者去已二日，平南參軍滎陽毛寶^⑧別使還，聞之，說嶠曰：「凡舉大事，當與天下決之。師克在和^⑨，不宜異同。假令可疑，猶當外示不覺，況自爲携貳邪？宜急追信^⑩改書，言必應俱進。若不及前信，當便遣使。」嶠意悟，即追使者改書，侃果許之，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^⑪。

嶠有衆七千，於是列上尙書^⑫，陳祖約、蘇峻罪狀，移告征、鎮，灑泣登舟。陶侃復追龔登還，嶠遣侃書曰：「夫軍有進而無退，可增而不可減。近已移檄遠近，言於盟府^⑬，刻後月半大舉，諸郡軍並在路次，惟須仁公軍至，便齊進耳！仁公今召軍還，疑惑遠近，成敗之由，將在於此。僕才輕任重，實憑仁公篤愛，遠稟成規；至於首啓戎行^⑭，不敢有辭。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，唇齒相依也。恐或者不達高旨，將謂仁公緩於討賊，此聲難追。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，安危休戚，理既同之。且自頃之顧，綢繆^⑮往來，情深義重，一旦有急，亦望仁公悉衆見救，況社稷之難乎？今日之憂，豈惟僕？一州文武，莫不翹企^⑯！假令此州不守，約、峻樹置官長於此。荆楚西逼疆胡，東接逆賊，因

之以饑饉，將來之危，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！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，參桓、文^④之功；退當以慈父之情，雪愛子之痛^⑤。今約、峻凶逆無道，痛感天地，人心齊壹，咸皆切齒，今之進討，若以石投卵耳！苟復召兵還，是爲敗於幾成也！願深察所陳。」王愷期謂侃曰：「蘇峻豺狼也，如得遂志，四海雖廣，公寧有容足之地乎？」侃深感悟，卽戎服登舟。瞻喪至，不臨，晝夜兼道而進。

郗鑒在廣陵，城孤糧少，逼近胡寇，人無固志。得詔書，卽流涕誓衆，入赴國難，將士爭奮。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，謂溫嶠曰：「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，當先立營壘，屯據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斷賊糧運，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。賊攻城不拔，野無所掠，東道既斷，糧運自絕，必自潰矣^⑥！」嶠深以爲然。

五月，陶侃率衆至尋陽，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，亮甚懼，用溫嶠計，詣侃拜謝。侃驚止之，曰：「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^⑦？」亮引咎自責，風止可觀，侃不覺釋然^⑧。曰：「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^⑨，今日反見求邪？」卽與之談宴終日，遂與亮、嶠同趣建康，戎卒四萬^⑩，旌旗七百餘里，鉦鼓之聲，震於遠近。

蘇峻聞西方兵起，用參軍賈寧計，自姑孰還據石頭，分兵以拒侃等。乙未（十八日），

峻逼遷帝於石頭，司徒導固爭不從。帝哀泣升車，宮中慟哭。時天大雨，道路泥濘，劉超、鍾雅步侍左右，峻給馬，不肯乘，而悲哀慷慨，峻聞而惡之，然未敢殺也，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、殿中監，外託宿衛，內實防禦超等。峻以倉屋爲帝宮，日來帝前肆醜言，劉超、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、金紫光祿大夫華恒^⑧、尚書荀邃、侍中丁潭，侍從不離帝側。時饑饉，米貴，峻問遣，超一無所受，繼繼朝夕^⑨，臣節愈恭，雖居幽厄之中，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。

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，逼近居民，盡聚之後苑；使匡術^⑩守苑城。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，侃以爲長史。

初，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，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^⑪吏士，使起義兵救天子。會稽內史王舒，以庾冰行奮武將軍，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，於是吳興太守虞潭、吳國內史蔡謨、前義興太守顧衆等，皆舉兵應之。潭母孫氏謂潭曰：「汝當捨生取義，勿以吾老爲累。」盡遣其家僮從軍，鬻其環珮以爲軍資。謨以庾冰當還舊任，即去郡以讓冰。蘇峻聞東方兵起，遣其將管商、張健^⑫、弘微等拒之，虞潭等與戰，互有勝負，未能得前。陶侃、溫嶠軍于茄子浦^⑬。嶠以南兵^⑭習水，蘇峻兵便步^⑮，令將士有上岸者死。

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，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。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，告其衆曰：「兵瀘、軍令有所不從，豈可視賊可擊，不上岸擊之邪？」乃擅往襲撫，悉獲其米，斬獲萬計，約由是饑乏。嶠表寶爲廬江太守。

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，虞潭監浙西軍事，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，令舒、潭皆受鑒節度。鑒帥衆渡江，與侃等會于茄子浦，雍州刺史魏該，亦以兵會之。丙辰（五月戊寅朔，是月無丙辰），侃等舟師直指石頭，至于蔡洲^⑤，侃屯查浦^⑥，嶠屯沙門浦。峻登烽火樓，望見士衆之盛，有懼色，謂左右曰：「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。」

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，反爲所敗，亮送節傳以謝侃。侃答曰：「古人三敗^⑦，君侯始二。當今事急，不宜數爾^⑧！」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：「將軍爲此，非融等所裁^⑨。」王彰至，曰：「彰自爲之，將軍不知也！」侃曰：「昔殷融爲君子，王彰爲小人，今王彰爲君子，殷融爲小人。」

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，慷慨流涕，進屯涇縣^⑩。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，裨惠^⑪復勸彝宜且與通使，以紓交至之禍^⑫。彝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義在致死，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？如其不濟，此則命也！」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^⑬，峻遣其將韓晃攻之。縱將敗，左

右勸縱退軍，縱曰：「吾受桓侯厚恩，當以死報，吾之不可負桓侯，猶桓侯之不負國也。」遂力戰而死。見進軍攻犇，六月，城陷，執犇殺之。

諸軍初至石頭，卽欲決戰，陶侃曰：「賊衆方盛，難與爭鋒，當以歲月智計破之。」旣而屢戰無功，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②，侃從之。夜築壘，至曉而成。聞峻軍嚴聲③，諸將咸懼其來攻，孔坦曰：「不然，若峻攻壘，必須東北風急，令我水軍不得往救。今天清靜，賊必不來，所以嚴者，必遣軍出江乘，掠京口以東矣。」已而果然。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，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，不克。王舒、虞潭等數與峻兵戰，不利。孔坦曰：「本不須召郗公，遂使東門無限。今宜遣還，雖晚，猶勝不也④。」侃乃令鹽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，立大業⑤、曲阿⑥、陵亭⑦三壘，以分峻之兵勢，使郭默守大業。

壬辰（六月戊申朔，無壬辰）魏該卒，祖約遣祖渙、桓撫襲湓口⑧，陶侃聞之，將自擊之。毛寶曰：「義軍恃公，公不可動，寶請討之。」侃從之。渙、撫過皖，因攻譙國內史桓宣⑨，寶往救之，爲渙、撫所敗，箭貫寶髀徹鞍，寶使人蹋鞍拔箭，血流滿鞞，還擊渙、撫，破走之，宣乃得出，歸于溫嶠。寶進攻祖約，軍于東關⑩，拔合肥戍。會嶠

召之，復歸石頭。

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，許爲內應。後趙將石聰、石堪引兵濟淮，攻壽春。秋，七月，約衆潰，奔歷陽，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。

(八) 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，自軹關^⑤西入擊趙河東，應之者五十餘縣，遂進攻蒲阪。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、羌之衆屯秦州，以備張駿、楊難敵，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，自衛關^⑥北濟，虎懼引退。曜追之，八月，及於高候^⑦，與虎戰，大破之，斬石膽，枕尸二百餘里，收其資仗億計，虎犇朝歌^⑧。曜濟自大陽，攻石生于金墉^⑨，決千金碣以灌之，分遣諸將攻汲郡、河內，後趙滎陽太守尹矩、野王太守^⑩張進等皆降之，襄國大震。

(九) 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，理曹郎中^⑪索詢諫曰：「劉曜雖東征，其子胤守長安，未易輕也。借使小有所獲，彼若釋東方之圖，還與我校，禍難之期，未可量也。」駿乃止。

(十) 蘇駿腹心路永、匡術、賈寧，聞祖約敗，恐事不濟，勸峻誅司徒導等諸大臣，更樹腹心。峻雅敬導，不許。永等更貳^⑫於峻，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，九月，戊申

（初三日），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。耽，渙之曾孫也⑤。

陶侃、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，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，所嚮多捷，人情恟懼，朝士之奔西軍者，皆曰：「峻狡黠有膽決，其徒驍勇，所向無敵，若天討有罪，則峻終滅亡；止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。」溫嶠怒曰：「諸君怯懦，乃更譽賊⑥！」及累戰不勝，嶠亦憚之。嶠軍食盡，貸於陶侃，侃怒曰：「使君前云，不憂無良將及兵食，惟欲得老僕爲主耳！今數戰皆北，良將安在？荊州接胡、蜀二虜，當備不虞。若復無食，僕便欲西歸，更思良筭，徐來殄賊，不爲晚也！」嶠曰：「凡師克在和，古之善教也。光武之濟昆陽⑦，曹公之拔官渡⑧，以寡敵衆，杖義故也。峻、約小豎，凶逆滔天，何憂不滅？峻驟勝而驕，自謂無前，今挑之戰，可一鼓而擒也，奈何捨垂立之功，設進退之計乎？且天子幽逼，社稷危殆，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，嶠等與公並受國恩，事若克濟，則臣主同祚；如其不捷，當灰身以謝先帝耳！今之事勢，義無旋踵，譬如騎虎，安可中下哉？公若違衆獨返，人心必沮，沮衆敗事，義旗將廻指於公矣！」毛寶言於嶠曰：「下官能留陶公。」乃往說侃曰：「公本應鎮蕪湖，爲南北勢援，前既已下，勢不可還。且軍政有進無退，非直整齊三軍，示衆必死而已；亦謂退無所據，終至滅亡。往者杜弢非

不彊盛，公竟滅之^④，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？賊亦畏死，非皆勇健，公可試與寶兵，使上岸斷賊資糧^⑤，若實不立效，然後公去，人心不恨矣！」侃然之，加寶督護而遣之。竟陵太守^⑥李陽說侃曰：「今大事若不濟，公雖有粟，安得而食諸？」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。毛寶燒峻句容^⑦、湖孰^⑧積聚，峻軍乏食，侃遂留不去。

張健、韓晃等急攻大業，壘中乏水，人飲糞汁。郭默懼，潛突圍出外，留兵守之。郗鑒在京口，軍士聞之，皆失色。參軍曹納曰：「大業，京口之扞蔽也，一旦不守，則賊兵徑至，不可當也。請還廣陵，以俟後舉。」鑒大會僚佐，責納曰：「吾受先帝顧託之重，正復捐軀九泉，不足報塞。今彊寇在近，衆心危逼，君腹心之佐，而生長異端，當何以帥先義衆，鎮壹三軍邪？」將斬之，久乃得釋。

陶侃將救大業，長史殷羨曰：「吾兵不習步戰，救大業而不捷，則大事去矣！不如急攻石頭，則大業自解^⑨。」侃從之。羨，融之兄也。

庚午（二十五日），侃督水軍向石頭，庾亮、溫嶠、趙胤帥步兵萬人，從白石南上，欲挑戰，峻將八千人逆戰，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^⑩趙胤軍，敗之。峻方勞其將士，乘醉望見胤走，曰：「孝能破賊，我更不如邪？」因舍其衆，與數騎北下突陳，不得

入，將回趨白木陂^㉔，馬蹶，侃部將彭世、李千等投之以矛，峻墜馬，斬首轡割之^㉕，焚其骨，三軍皆稱萬歲，餘衆大潰。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，閉城自守。溫嶠乃立行臺，布告遠近，凡故吏二千石以下，皆令赴臺，於是至者雲集。韓晃聞峻死，引兵趣石頭。管商、弘微攻虔亭壘，督護李閎^㉖。輕車長史滕含^㉗擊破之。含，脩之孫也。商走詣庾亮降，餘衆皆歸張健。

(十一)冬，十一月，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，詹佐程遐等固諫曰：「劉曜懸軍^㉘千里，勢不支久。大王不宜親動，動無萬全。」勒大怒，按劍叱遐等出，乃赦徐光^㉙，召而謂之曰：「劉曜乘一戰之勝，圍守洛陽，庸人之情，皆謂其鋒不可當。曜帶甲十萬，攻一城而百日不克，師老卒怠，以我初銳擊之，可一戰而擒也！若洛陽不守，曜必送死冀州^㉚，自河已北，席卷而來，吾事去矣！程遐等不欲吾行，卿以爲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劉曜乘高候之勢，不能進臨襄國，更守金墉，此其無能爲可知也^㉛，以大王威略臨之，彼必望旗奔敗，平定天下，在今一舉，不可失也！」勒笑曰：「光言是也。」乃使內外戒嚴，有諫者斬。命石堪、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，中山公虎進據石門^㉜，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，濟自大碣^㉝。勒謂徐光曰：「曜盛兵成皋關，上策也；阻洛

水，其次也；坐守洛陽，此成擒耳！」

十二月乙亥（朔），後趙諸軍集于成皋，步卒六萬，騎二萬七千。勒見趙無守兵，大喜，舉手指天復加額曰：「天也！」卷甲銜枚，詭道兼行，出于鞏、曄之間。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，不撫士卒，左右或諫，曜怒，以爲妖言，斬之。聞勒已濟河，始議增榮陽戍，杜黃馬關。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，擒羯送之。曜問：「大胡自來邪？其衆幾何？」羯曰：「王自來，軍勢甚盛。」曜色變，使攝金墉之圍，陳于洛西，衆十餘萬，南北十餘里。勒望見，益喜，謂左右曰：「可以賀我矣！」

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，己卯（初五日），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，攻趙中軍，石堪、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，自城西而北，擊趙前鋒，大戰于西陽門。勒躬貫甲冑，出自閭闔門夾攻之。曜少而嗜酒，末年尤甚。將戰，飲酒數斗。常乘赤馬，無故踟頓，乃乘小馬。比出，復飲酒斗餘。至西陽門，揮陳就平，石堪因而乘之，趙兵大潰。曜昏醉退走，馬陷石渠，墜于冰上，被瘡十餘，通中者三，爲堪所執。勒遂大破趙兵，斬首五萬餘級，下令曰：「所欲擒者一人耳，今已獲之，其敕將士抑鋒止銳，縱其歸命之路。」曜見勒曰：「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？」勒使徐光謂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天

使其然，復云何邪？」乙酉（十一日），勒班師，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。邃，虎之子也。

曜瘡甚，載以馬輿，使醫李永與同載。己亥（二十五日），至襄國，舍曜於永豐小城，給其妓妾，嚴兵圍守，遣劉岳、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^⑤，曜曰：「吾謂卿等久爲灰土，石王仁厚，乃全宥至今邪？我殺石佗，愧之多矣^⑥！今日之禍，自其分耳！」留宴終日而去。

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^⑦，諭令速降。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，勿以吾易意也。勒見而惡之，久之，乃殺曜。

（十二）是歲，成漢獻王驤^⑧卒，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。成主雄以李珣爲征北將軍、梁州刺史，代壽屯晉壽。

【註】

① 溫嶠入救建康，軍于尋陽：嶠自武昌東下，軍於尋陽。

② 炙：燂肉。

③ 濟自橫江：御覽七六八引

晉中興書曰：「蘇峻與祖渙、許柳等將萬餘人出橫江，連船東渡，時遇西風，旣濟，半江中忽更東風，吹船還西岸。峻怒曰：『是天助我固將志也。』」橫江一曰橫江浦，在今安徽省和縣東南，與江南之采石隔江相對，爲江

渡要津。

④牛渚：牛渚，山名，二曰采石，與橫江浦隔江相對，在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北二十里。後漢獻帝興平二年，孫策嘗攻劉繇於此，盡獲其邸閣糧穀戰具，三國吳孫權使周瑜自濡陽移屯於此，自是以後，常爲江左重鎮。寰宇記曰：「牛渚山突出江中，謂之牛渚圻，山北謂之采石，對采石渡口，商旅於此取石，至都輸造石渚，故名。」

⑤陵口：胡三省曰：「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，卽東陵口也。」一曰陵口戍，亦江濱戍守處。

⑥蔣陵覆舟山：胡三省曰：「陵，阜也；蔣陵，蔣山之阜也。覆舟山，形如覆舟，故名。」按蔣山卽鍾山，在今江蘇省江寧縣東北，吳孫權改曰蔣山，其後權薨，建陵於蔣山之南麓，謂之蔣陵。覆舟山，蓋鍾山之支脈。元和郡縣志曰：「覆舟山，鍾山西足也，形如覆舟，故名。」一曰龍舟山，又名玄武山。

⑦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：胡三省曰：「此路卽今太平州取建康之路也。漢丹陽郡，治宛陵縣，武帝太康二年，分丹陽置宣城郡，治宛陵，而丹陽移治建業。建業本漢之秣陵也，吳改曰建業，晉復曰秣陵，至太康三年，分秣陵之水北爲建業，後避愍帝諱，改曰建康。元帝南渡建康，置丹陽尹治於臺城西，而丹陽太守舊治秣陵縣，俗謂之小丹陽。」按小丹陽卽晉書地理志丹陽郡之丹陽縣，丹陽卽漢志之丹陽，蓋漢置丹陽郡，治宛陵縣，而丹陽縣遂有小丹陽之稱，以別於宛陵之丹陽郡治也。後漢獻帝建安初，呂範從孫策渡江，下小丹陽，見三國志呂範傳，是漢時已有小丹陽之稱，非始於東晉。太平州，卽今安徽省當塗縣。

⑧入東：胡三省曰：「建康以吳會稽爲東。」

⑨及峻

戰於西陵：胡三省曰：「據壺傳，峻至東陵口，與戰於陵西，成帝紀作西陵。」今本晉書卡壺傳亦作西陵則已誤傳，按胡氏所見本當作陵西，陵西，謂陵口之西。

⑩臺省：杜佑曰：「宋、齊有三臺、五省之號。三臺蓋兩漢舊名，五省謂尙書、中書、門下、秘書、集書省也。」漢以尙書爲中臺，御史爲憲臺，謁者爲外臺，謂之三

臺。①二子珍、肝隨父後，亦赴敵而死：寶字記曰：「江寧縣忠孝亭，晉下壺父子死難處，卽葬于此。」

②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，未及成列，士衆皆棄甲走：御覽一九五引丹陽記曰：「七戰巷者，庾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，峻初小退，尋復來攻，交戰者七，亮乃南奔，故名。」晉書成帝紀作亮敗於宣陽門內，與丹陽記異，庾亮傳作戰于建陽門外，建蓋宣之譌。

③亮與弟憚、條、翼及郭默、趙胤俱奔尋陽：奔尋陽以依溫嶠。

④棟折榱崩：左傳曰：「棟折榱崩，僑將壓焉！」屋之中梁曰棟，屋椽曰榱，以喻國家傾覆。

⑤施工：施

與舵同。舵者，正船之木，設於船尾，司舵等謂之施工。

⑥此手何可使著賊：胡三省曰：「言射不能殺賊

，而反射殺施工，自恨之辭也。」按亮此語，蓋故示從容，以安衆心。

⑦蘇冠軍：峻初以討沈充功，進位

冠軍將軍，故以稱之。

⑧佗物稱是：言佗物之值，略與上舉布、金、銀、錢、絹諸物相等。

⑨不在

原例：胡三省曰：「不在見赦之例。」

⑩峻復以兼爲西陽王、太宰，錄尚書事：兼降爵弋陽縣王見上卷咸

和元年，至是復之。

⑪吳國內史庾冰：晉書成帝紀作吳郡太守庾冰，世說任誕篇亦曰：「庾冰時爲吳郡。

」文館詞林四五七孫綽撰庾冰碑銘亦作吳郡。晉書王舒傳作吳國內史，庾冰傳作吳興內史。按吳國、吳郡異稱而實同，惟冰傳作吳興者誤。

⑫冰不能禦，棄郡奔會稽：魏書司馬叡傳云：「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驍戰

不勝。瑾、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，焚掠肆意。」瑾謂張瑾，商謂管商，俱峻部將。

⑬世說任誕篇曰：「庾冰單身奔亡，民吏皆去，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，出錢塘口，遽除覆之。」

⑭遽除：

按通鑑此文蓋采自世說任誕篇，世說從竹作遽除。說文曰：「遽除，竹席也。」胡三省曰：「從艸者，今蘆葦也。」

⑮柩：舟楫。

⑯遷所：津要置遷卒之所。

⑰後趙將石堪攻宛，南陽太守王國降之：晉書